

据统计,目前,天津种植业农机装备高达21万多台,具有较强作业能力的农机专业合作社159家,在册农机手9000人,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如今,行走在津郊大地上,一望无际的沃野和庄稼地里,却不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田里的各种农机,或插秧、播种,或除草施肥做田间管理,或收割青储,颗粒归仓。一台农机完成几十上百人的活,一趟农机作业,完成人工耕作的几道工序。效率之高、成果之明显,前所未有的。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尺。勇立时代潮头的农机人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实生产生活中,天津农机人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们有什么样的成长故事,如何用个人的成长见证天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连日来,记者走近这一群体,采访到了一系列鲜活的人和事……



种田大户王永田和他的拖拉机。



个体农机手张先生。

津城农机人“成长记”

■ 记者 高立红 文/摄

农业机械化的演变

- 一、农业生产方式的巨变。从前,提起农业生产,人们就想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行走在津郊农村,很难看见劳作的人。
- 二、农业生产技术的转变。从前,懂庄稼,有力气,会用锄、镢、镰刀等农具,就是好把式。现在,有没有力气不重要,重要的是懂农业机械化。
- 三、乡村道路需求的发展。如今,开车在津郊农村穿行,时而见到大型农机经过。但农机普遍个头比较大,而乡村道路又不太宽,相比农业机械化,乡村道路有些落伍了。
- 四、就业观念的转变。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已经有大学生放下架子,到农业合作社当拖拉机手。农业机械化的推行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就业观念。

刘强 从“老好人”到吸引青年回村务农

刘强,1979年生人,静海区良王庄乡李家楼村人,退役军人,现任静海区良王庄乡李家楼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雨鹏农机合作社负责人。

2002年,刘强从部队复员,回村务农。当时家里养着一匹骡子种地用。刘强发现,喂牲口挺累的,干活还慢,而用拖拉机,只是烧油,没有喂养的麻烦。于是,他把骡子卖了,买了拖拉机。刘强通过苦干,一点点发展,直到组建合作社,当村干部。

说起来,刘强的农机生涯比较特别,他不是从农机开始的,而是从种地开始的。刘强说:“李家楼村种地热情最高的是现在80岁左右的这代人,他们年轻时都很能干,随着年龄增长已退出农业生产,现在种地的基本是五六十岁的人,年轻人不乐意种地乐意上班。我当书记后,组建合作社承包村里的地,让年轻人拿承包费,出去上班。”

刘强主持的雨鹏农业合作社,一直对本村实行高额承包费,周边村每亩地200元至500元,李家楼村的承包费是每亩800元。刘强说:“合作社用农机干活便宜,成本划得来,村委会承包地没打算赚钱,就想把地种起来,富余劳动力上班、做小买卖增收。”

农机作业以大田为主,机械化程度高,平时十来个人就够了,忙时,临时雇农机手。就这十几个人,不但把本村的承包地干了,还干了良王庄、台头、独流、静海这四个乡镇的农活,是静海区响当当的农机合作社。

2023年,雨鹏农机合作社开始参与土地托管,和周边各村签订农机订单作业合同,接手托管作业土地5000亩,深松土地3000余亩,秸秆还田26000余亩。

静海镇某村农户徐先生把自己种的500亩地托管给雨鹏农机合作社,合同期内,全部耕、种、病虫害预防、收获等农机作业,包括播种所需种子,由雨鹏农机合作社提供。徐先生监督作业质量,对接作业进度。这是农机人改变农人生产方式的真实写照。

现在,雨鹏农机合作社有大中型拖拉机16台,联合收割机14台,三轮车、小拖拉机5台,农药播撒无人机3台,其他配套农具48台套,吸纳社员50户,年服务农户8100余人。

谈及社员收入,刘强介绍,农机合作社为集体所有制,对外提供服务统一定价,服务费统一进入合作社账户,提供服务的成员按工作量取酬,这是出力赚的钱;在采购新设备等重大事项上,社员可以入股,根据入股多少分红,这是出资赚的钱。此外,每位社员家中还种菜,年收入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

雨鹏农机合作社的社员,只要勤快,收入是可观的,而且没有朝九晚五的限制。这几年,随着合作社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它的优势。村里有两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没去外面找工作,回到村里,进入合作社,踏踏实实地开起了拖拉机。李家楼村农业接力棒断档多年后,终于在农业机械化带动下,又有年轻人愿意接手了。

我市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

从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了解到,天津已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为确保农机安全生产,预防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我市各区农业中心每年都到全区在册农机进行检验,号召并推行农机手持证驾驶作业规定,农机驾驶证分拖拉机和播种机等类别,农机管理部门免费培训免费考试,考试内容与程序和机动车驾照考试相近。

记者前不久现场采访了静海区农业中心对沿庄镇农机进行检验的过程。该镇各村的农机手事先得到镇政府通知,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开到指定地点,检验人员逐一检验机械外观、底盘、安全装置、作业装置、制动装置、灯光等,技术很复杂,还要检查人、车、牌、证,核查发动机号、车架号、牌照号。接近中午时分,才把“散户”检查完,还有一家农机合作社要继续……

据了解,目前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力度不小,很多农人在政策刺激下愿意购置或者换新农具。各级农业管理部门积极开展农机技术宣传,新型农具具的性能特点、操作方法以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随时普及。平时针对机具驾驶操作、使用调整、维护保养等方面还有作业技能培训,确保农机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为农业生产提供坚实保障。

王明恒 从农机迷 到农业生产经理

王明恒,1974年生人,武清区陈咀镇佳鑫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生产经理。

武清区陈咀镇是名闻全国的鲜食玉米产地。这里有40多年鲜食玉米生产历史,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来进货。这里的农民尝到种植鲜食玉米的甜头,也没少吃耕作的辛苦。

王明恒是最早使用农业机械提供农机服务的人,他自己也因此而成长。前不久,在佳鑫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地里,王明恒一边指挥机播二茬水果玉米,一边接受采访。

他告诉记者,自己16岁就开始从事农机行业了。当时家里有台拖拉机,他不满足于搞简单运输,借遍一个胡同的乡亲,凑够播种机的钱,前往山东宁津购买播种机。没钱办托运,叫上几个乡亲一起,把播种机拆开,每人背上铁路部门允许的“客运行李”,愣是坐火车把一台播种机背回了武清。

在周边几个村,这是第一台播种机。一年两茬玉米播种季,王明恒都是连轴转,这家玉米刚种完,那家已在地头等着:“饭给您买好了,吃完就给我家种吧,误了农时就麻烦了。”夜里11点多刚睡下,第二天凌晨2点多,又有人砸门……最累的一次,他在作业时睡着了,从播种机上掉下来。所幸没摔坏。累是累点,但收入很可观。当时王明恒一年旋耕、播种作业加起来,共有60天左右,每天纯收入1000元。而去附近工厂上班,月工资才3000多元。

王明恒对农机很痴迷。那些年,中国的农机使用和制造日益普及。大小农机厂,他都有联系,平时调研市场感受新农机,是他最大的乐趣。试用过程中,还会提出合理化建议,厂家改进后,给他发来奖金。使用农机过程中,王明恒也有很多创意。播种赶上雨雪,地滑,农时不容耽误,怎么办?他把拖拉机的轮胎用包装材料裹上,这样轮胎就不粘泥了,裹轮胎手法也有窍门……

作为资深农机人,王明恒对农业机械的升级换代深有体会。以播种机为例,最初陈咀镇用的是老玉米种,因为农机的精准率低,一亩地至少10斤种,播少了农民不乐意,他们说宁愿出苗后再拔,也不能没有苗长玉米。后来,播种机一代又一代的换,发展到现在,一亩地一斤多点玉米种就够用了。玉米苗都准确地生长在它们固定的位置上,基本不用人工定苗。玉米种很贵,节约玉米种就是为农民省钱,难怪农民很高兴。

在佳鑫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前,其创始人王全友的父亲王玉强还是玉米种植大户时,王明恒已在王家担任技术股干近30年。2013年,佳鑫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王明恒被任命为生产经理。合作社的几百亩耕地,每块地的水资源、朝向、土壤等都在王明恒脑子里装着。承包费高,一块地要种两茬,才能确保利润。而天津处于北方,春季夜间气温低,为了让头茬玉米准时投放市场,头茬玉米必须在播种时覆膜;有的地距水源远,得在播种时装滴灌系统,让膜下的玉米苗随时灌溉。有的地因为朝向问题,第二茬玉米要调转90度播种,避免被秋天的西北风刮得大片倒伏……苗出来了,什么时候用除草机进行机械化除草作业,什么时候需无人机飞防作业也都有讲究。提起农业经,王明恒就打开了话匣子:“书上说三叶一芯或四叶一芯就可以飞防作业,但我通过实践发现,五叶一芯时作业最好,玉米壮实了,有抵抗力了,杂草还没成气候……”

王明恒走的是个体农机手加盟农业合作社进而转型农业生产经理的路。具体到农机上,够用就好,市场上每每出现的新型农机,也不用都动心,因为只要眼下的还能用,合作社一般不会换新的。“现在好一点的播种机都有智能系统了,播种准确率95%,我们用的还是不带智能的,准确率只有90%……”王明恒略显遗憾。记者后来得知,用一万多元的播种机种玉米,90%的准确率也很不得了。



农机播种作业。

鲁全刚 从为牧场青储饲料 到跨省作业

鲁全刚,1983年出生,武清区上马台镇李凤庄村人。天津市武清区雨成农机专业合作社经理。

鲁全刚2000年初便开着天津拖拉机厂出产的铁牛654拖拉机,为农户犁地或拉运玉米。2011年,他在帮人犁地时看到,有人砍了玉米秸秆装在拖拉机上运走。秸秆装得很宽,有危险。问了才知道,是附近的牧场收购铡碎后给牛做饲料。

鲁全刚找到牧场经营人说:“我能找到一种机械设备,能直接在地里把秸秆粉碎送上门,帮牧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保证品质,怎么样?”对方表示认可,鲁全刚立即着手寻找玉米青储机,专业化农机之路就此开始。

武清牧场多。玉米农户以每亩50元至100元的价格将秸秆卖给鲁全刚。把玉米掰下来就不用管了,鲁全刚开着青储机把玉米秸秆收割后,粉碎成需要大小,倒进运输车送到牧场。

玉米秸秆青储是多方受益的好事。在机械化青储前,农民虽然卖秸秆能赚点钱,但人工收割费时费力,搞不好还耽误农时,所以人工青储并未普及。机械化青储让青储普及起来,农户不费力就能腾空玉米地种小麦,还赚了卖秸秆的钱。

后来,小麦和水稻秸秆也被纳入青储范围。小麦秸秆,每亩20元,水稻秸秆每亩80到120元不等。小麦和水稻秸秆青储与玉米秸秆青储不同,需要用秸秆收割打捆机,在地里收割打成捆运到指定地点。市场需要什么设备,鲁全刚就去寻找什么设备,买来匹配市场之需。

2015年,国家试行秸秆禁烧。秸秆不能烧了,就得割下来打成捆运走,这与鲁全刚从事的小麦和水稻秸秆青储作业差不多。当时国内秸秆打捆机



拖拉机驮带旋耕机。



玉米青储机。

天津农机人 各有各的精彩

调查得知,目前天津的农机人分几种:

一种是正规军,全市百余家农机专业合作社,人数从十几人到百余人不等,拥有动辄几十上百台农机设备,一边种自己的地,一边对外提供服务,赚种地的钱,也赚农机服务的钱。本文采写过程中,雨成农机专业合作社鲁全刚等人已奔至内蒙古赤峰,为那里的农场提供播种作业。中国面积大,农机人如果主攻农机服务,做足气温差,有大量的活可做。

另一种是个体户,自己买拖拉机,配几台旋耕机、播种机等设备,对外接活。静海区沿庄镇元蒙口村村民张先生就是这样的农机手,他考了农机驾驶证,准时参加年检,并且擅长对农机进行日常保养。他的拖拉机马力没有多大,几百亩地够用了,平时有活就开拖拉机过去,没活就在家喝点小酒。他喜欢一个人清静静静的生产方式。

还有开拖拉机的农业大户,静海区沿庄镇谭庄子村王永田种着500亩地,除了两季收获播

种,日常旋地、打药、田间管理都是自己开拖拉机作业。他是个体农机手张先生的老东家,每年两个收获季,都请张先生帮忙。这样的合作方式,比较有代表性。

还有王明恒那种加盟农业合作社的农机人,既为自己合作社提供技术保障,还能代表合作社对外技术输出。今年因为倒春寒,大田玉米成熟期可能延后,佳鑫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与部分家庭农场合作,在对方大棚里种玉米,以确保准时投放市场,生产全程由王明恒把关,确保玉米口感和品质。

生于1997年的孟一丹是为数不多的女农机手。2022年8月起在静海区良王庄乡邢庄子村当党支部书记的她,上任伊始了解到,邢庄子村三、五亩地片算大的,大片地块每亩20至30元的农机作业服务,到邢庄子就成了每亩70元。孟一丹就去学农机考了证,给岁数大的村民免费耕种。孟一丹说,她的本职是村支书,从未想过用农机作业赚钱,只想为村民服务。